

倾一世芳华,恋你千年

攀枝花记忆

□罗辉

我的心中,一直驻守着一位绝世“红颜”。她,艳而不俗,丽而不媚,轻启朱唇,含笑原野,以独有的风采向世人传递春天的讯息。她,就是依恋闪烁的晨星,翘首天际的晓月,向阳怒放,给蓝天点金涂丹,为花城画卷染色增辉的“攀枝花”。

第一次欣闻她的芳名,还是在上小学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说,那时你的故乡叫渡口,加之太阳一年四季都在毫不吝啬地挥洒它的灼热,又唤作“太阳城”,生长着许多火红火红的攀枝花,先开花,后长叶。我曾神思遐想,在梦中常来这块神秘的地方和她幽会……

命运不会亏待虔诚的崇拜者。20多年前,我有缘千里迢迢来到了她身边,象钟情的楚士见到了他心中的偶像,心跳频率蓦然加快。

阳春三月,却骄阳似火。这川滇交界、汹涌奔腾的攀西峡谷金沙江畔,时间一近中午,太阳便已如一轮火球悬临于头顶之上,灼人的阳光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起来,铺着

沙石粒和砾石的江滩上,热流涌动。天很蓝,云很白,仿佛凝固的缄默。江滩也缄默着,只有燥热的风无止无息。

然而,她——攀枝花树,凛然挺起顽强的生命,一簇簇,一丛丛,刚劲硬朗的枝干上,撑起酒杯大艳如鲜血的花朵,随风盘旋,在光和影中凸现出慑人心魄的美丽,宛如一面面喷射起鲜红、炽热的旗帜。这红得绚丽灿烂如血如脉的搏动,就那样猎猎作响般高高擎起壮美的生命之旗,高高擎着不会倒下的信念。

金沙江畔,她,不停地伸展着躯干;春风中,她悄悄地积蓄力量;骄阳下,她加快含苞、吐蕾。那一刻我觉着置身其间时那种巨大的震撼力。说不出,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任凭那股力摇撼着,推动着,挺直腰板,乘风呼啸而去。没有羁绊,没有束缚,血脉为之胀张,骨骼为之强壮,肌肉为之饱蓄着改天换地的力量。

厚重深沉而苍茫辽远的攀西大裂谷,蓬勃向上而蔑视苦难的攀枝花。

这生死截然不同的极大反差,这深山峡谷的雄壮碑文。粗壮坚韧的枝杈,结实饱满的大红、朱红、鲜红、猩红、赤红、粉红、桃红、

丹红、彤红、紫红、橙红、深红的花朵,细紧着全身的力量,仿佛在召唤新生命在荒芜的热土地上创造日益丰满的世界。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盛开的攀枝花上,我感受到了攀枝花对我的深情凝视,感觉到那份凝视中有一种难以明确表达而渗出的幸福。眼前的攀枝花幻化了,作铁血风云,作长空落日,作英雄长啸……

攀枝花不但是卓然俏丽的佳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更是甘愿为民献身的勇士。她的花和皮还有根可以入药,为人解除疾病的痛苦;她粗大的躯干可以凿成劈波斩浪的木舟,载着勇敢的水手达到彼岸;她那洁白如棉的花絮,可以做枕芯,抚摸着一天工作疲劳了的人们进入梦乡;攀枝花的花絮具有不沾水的特征,在现代航海事业上,还可以填充制成性能优良的救生圈;每当仲夏炎暑逼人之际,她又长出满树碧绿如玉的掌状复叶,给人们以如盖的浓荫。

我的脚步又来到铁水奔流的炼铁炉前,来到钢花四溅的炼钢转炉台上,来到每一座大桥每一座高楼大厦旁,来到万千勇士辛勤

劳动的场景。我看到在处女地推出第一垄黄土时,建设者们无比激动的心情;听见了第一座名列亚洲前茅、单孔跨度最大的渡口大桥通车时的欢呼;看见了朱家包包万吨大爆破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建设者们流下幸福的泪花;听见了“七一”出铁庆祝大会上,钢铁工人的欢笑声;也看见了为了多炼铁、炼好钢而忘我拼搏的红彤彤的面孔、车床旁动作灵巧的手指,建筑工人手中闪闪发光的砖刀……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攀枝花建设者的光辉业绩和辉煌成就,为我们留下永远敬仰的丰碑。我还听见了一种深沉的声音,那是攀枝花儿女血液沸腾的声响。以攀枝花命名的城市,开发、创造、振兴、共富,靠的就是这沸騰心血的凝铸。

攀枝花,英雄的花,飞舞在人间。我将倾一世芳华,恋你千年。



赵锡超 摄

美丽的攀枝花

□胡晓莉

春节前休了一个月的假,回了趟老家,去了遥远的北国,回来后发现火车站两边的路上已经盛开了许多美丽的攀枝花。在祖国多数地区还是银装素裹的时候,四季常青的攀枝花市,却早已百花斗艳,春意盎然,特别是攀枝花开得红红火火,更是引人注目。

攀枝花树的生命力很强,它不择地势土壤,生长很快,在山岩乱石之间,盘根错节,顽强搏斗,拔地而起,直冲霄汉,大者高可达三四十米,径围需三四人合抱。

使人惊奇和钦羡的是,攀枝花树在绿叶

尚未生发的二三月里,枝干横逸的全身就挂满了一簇簇的硕大花朵,满树锦绣,璀璨夺目。花朵深红染金,浓过山茶,颜赛牡丹,香而不膩,艳而不娇。远处望去,酷似火炬高擎,激励人们奋进。那红色的、黄色的攀枝花挂满了枝头,呈现出一片浓郁的春意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一朵花由五片花瓣组成,花瓣是椭圆形的,各自向外翻开。花瓣中间是黄色的花蕊,形状跟豆芽差不多。它的花蕊可以炒着吃,味道还特别好。

攀枝花过去虽未进入花谱,但历来就被人们喜欢。据说过去称它为斑枝花,近代才叫木棉、棉桂。攀枝花还有一个好名字,就是英雄树。这不禁使人想到,攀枝花既有英雄

之名,而与之相伴的创业者,不是更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吗?!攀枝花,英雄树,正好象征着攀枝花创业者所具有的高尚品格和表现出的革命精神。

攀枝花,当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荒野,如今已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新城。那巍然屹立的现代化高楼,那横跨大江南北的一座又一座钢铁长虹,那二滩“高峡出平湖”的壮观场面,那整洁的街道和风景秀丽的公园,那改造后的竹湖园幽雅的环境,那璀璨的霓虹灯和一个个影城,还有那奔腾的铁水、怒放的钢花、滚滚东去的金沙江水、交相辉映的层层厂房……无一不是攀枝花人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而结出的累累硕果。

攀枝花人艰苦奋斗的岁月,是难以通过短短的文字所能表达的。当年为了建设攀枝花,多少人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艰苦的环境中,用热血和赤诚、用忘我的劳动,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是他们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向他们致敬!

迎新曲 (二首)

□罗辉

(一)

新春,攀枝花开了
我们谛听着一种亲切的交响
那是钢钎拨动炉火的声音
当矿石在阵痛中崩裂
迷人的钢铁碰撞声浪诱惑我们走出家门
步入工地
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种声音
遥远而真切地响彻整个早晨
抒情的翅膀抖落枝间的风霜雨雪
鸟儿激动地飞起来了
躁动的种子开始爆响在远处的机房炉台
仿佛有一种歌唱
在风中泛着金属的光芒
照亮裂谷和一月正在播种的工厂
铁流钢花款款降临的时候
热土地永远有一种处子的兴奋
有一种隐隐的抖颤不可遏止
让我们感受生命的勃动和激情
让我们幸福地伴随绿色的植物长叶开花
在未来的日子里尽情地享受丰盈
劳作的兄弟姐妹们如一张张潇洒的弓
在阳光下弹着幻想
弹着对热土地不朽的恋情
当歌欢笑语涌动着覆盖旷野覆盖星辉月光
这声音终于以一种真实的韵律
响遍大地响遍苍穹

(二)

早上 我们走向炉台
便有一股力量
如滚滚而来的江之大浪 萌发
流淌的汗水 血液
流溅太阳的金线 编织绚丽斑瑕的梦境
上升落下的塔吊 切割太阳的金箔
给工地鼓荡帆的期盼
接过钢钎 去写新春的凯歌
风们调换着姿势亲吻我们的面颊
太阳也来为我们镀一层玫瑰花色
这时,爱情举起的火把
让我们点燃篝火和那涌荡而来的波涛
结成纯情的花环
醉人的钢铁芳香
如片片攀枝花瓣的初绽
夜 不再是孤独者的造访
星星们都被我们敲出了火花
月亮更加羞怯
撩拨我们心中的爱情种子
发芽 蓬勃
早上,我们走向高炉
高炉向我们昭示生活
向我们诠释烈火 火便点燃
爱人的脸颊和那个火的吻
我们便看见爱人的眸子闪烁
太阳的记忆流过奔腾的铁流
成为永远的太阳升起
高炉便浸染绚丽无比的朝霞
如攀枝花一样鲜艳

一位天使莅临凡间

感谢故乡 致敬本土 ——邱仕雨本土题材美术作品欣赏

□王国霖

那一天,在攀枝花的仁和扑通——
男人倒下的瞬间
拉塌了家中的天
游走在体外的灵魂
被死神握住

渐无的呼吸
让生命脆弱如丝
身边的工友急呼:
你怎么啦
醒一醒

面对人群的无助
死神笑了
空气中冷寒凝结
微风中响起
死神发狂的叫嚣

就在此刻
一位天使莅临凡间
她以娇小的玲珑之躯
挡在男人与死神之间
纤弱的双手
抵在男人胸膛
一下、两下、三下……

时间分秒而过
男人仍气若游丝,命悬一线

死神微笑着
再次靠近

她皱了皱眉
张开漂亮的天使之翼
挡住邪恶死神
稚嫩的双手
仍不放弃那个游走的生命

一分、两分、三分……
时间与生命的接力
急救与死神的赛跑
他醒了!

如释重负的天使
微微笑了笑
她知道
男人家的天
又撑起了

天使从人群中消失时
没有留下名字
但认识她的人知道
她是化身为人凡的
——李伟玲
一位攀枝花作家
红十字救护员

□江罗四

那一天,刷屏刷到木心美术馆的“上海赋”展览,一下就吸引了我。展览通过影像、图片、绘画、手稿等艺术作品,展示出一个旧上海的时光,以及上海人近一个世纪的生命片段,亲切实在,观而怀想,怀想而令人思。

对故乡、故城记忆的功能,文学之外,就要算到绘画和摄影了。

攀枝花,这座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一开始就被镜头和画笔记录。当我们回首往事,唯图画和图片带给我们视觉的感受和灵魂的潮流。

文学即人学,艺术即生活,一个远离民族文化、远离生活而泛言创作的艺术创作者,是走不了多远的。

邱仕雨,一个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他的画作里,我看到了故土、故城,看到了他的故乡之情,我由此激动,由此为他鼓掌。

他选取油画棒作为他绘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并画出了感觉和滋味。

《山·水·桥》粉色调子让炳草岗大桥多了几分浪漫,《兰兰故事》黑灰调子很好铺陈了矿山的厚重,《山野》的青黄调子,吟唱出山乡的

朴灿和清新,《金沙水拍》的白灰调子,提醒了水边山岩的苍初力度。

他的画作,因熟悉的风景,加之画风的陌生感,一下让人觉得亲切而有滋味。

邱仕雨应该是攀三代了,他的父母是随着他爷爷来到攀枝花的。

对于攀二代、攀三代而言,攀枝花这座城,就是他们的故土。这里有他们童年的记忆和味道,有少年的书声和玩闹,有青年的离乡求学和归程……

这里大山大水,天生就大气魄。这里阳光铿锵,没那么多做作。这里有四季的花,早春时节,高大的攀枝花树上,就开放出一朵朵的火。

这里有轰轰的大矿山,英雄主义的传奇不是传说。

这里有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从天空看下来就是花开一朵。

这里大江两岸的高山谷地之中,有中国最美乡村,有黄墙红土民族古村落。

这里有他们的家,这里是他们的根,连着他们的魂。

邱仕雨才入职市文化馆不久,两年多来在王文革老师、杨绍刚老师等前辈的濡染下,对本土题材兴趣而深入,一下走上了一条艺术定

位之路,真是可喜的事。

邱仕雨的《绚·梦》《古村迢迢拉》《夜市》《城市之眼》等作品,让你感受到这片土地、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温暖。

最近,他又对沙画产生兴趣,并融合到新作中。《山骨》《霞光》等作品都显示了他的新探索。

艺无止境,探索唯新。是啊,这里的矿石、钢铁、江河、山川、城市、街巷,无不带有诗性,无不弥漫深情,就怕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艺术就在身边,美就是生活。

因为故乡,灵魂才有安处。因为故乡,生命更新不息。

感谢故乡,致敬本土!



落笔寄相思

□浅晓溪

已经记不清有几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三个小时的车程却不敢启程,读懂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记忆如万马奔腾,在如银的月色里肆意奔跑。

攀枝花的攀枝花开了,外婆坟前的山茶花是否也开得同样的红艳。29年前,外婆的追思会那天下着小雨,来送别的人络绎不绝,站满了整个小厅。我穿着外婆织的蓝色背心,站在厅里的左侧,低着头一直在抽泣,给来祭奠的每一个人发一朵小白花。那天的雨细密而绵长,只要一想起,眼前便是屋檐下隔不断的水帘和耳畔稀沥沥的雨声。

外婆和外公选择留在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异乡”。从我记事起,外婆就是小城里远近闻名的时髦老太,会英文,会唱样板戏,会跳探戈,会乐器。小学时,我在学校学小提琴,放学回来,常常遇着外婆给几个学生指导脚踏风琴,于是,她总

是高兴地招呼我给她的学生们拉一曲,有时兴致极高,我们几个孩子还一起合奏一曲,或是又弹又唱,家里充满着朗朗的歌声和笑声。

秋日里,外婆家门前的石榴成熟了,稀稀落落地挂在树上,外婆和妈妈就自制一个摘果工具,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开个小岔,对准石榴下方的枝干一拧,石榴就落下来了。我则事先拿着一把小伞蹲在树下,小伞打开反撑着,石榴不偏不倚地落在小伞里,“砰”的一声,我的快乐洋溢开来。

石榴树下,是几株最常见的绛红色的玫瑰花,开花的日子,高高低低点缀在落寞的花坛里。表哥站在窗前,看着这些花儿,手腕上转着他的钥匙链,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妈妈和外婆把花朵剪下来,我也帮着将花瓣一片片摘下,洗净,用捣药杵把花瓣捣碎,再倒入淡蓝色青花瓷的小碗中,花瓣凝炼成赤紫色的云,在碗中慢慢晕染开,再将提前熬制好的糖浆倒入,刚刚没过,就可以装入小罐子中了。玫瑰酱可以拿来就着面包片吃,也可以下着馒头吃,偶尔,还当汤

圆饱。那时玫瑰的芳香与甜蜜并不是爱情的味道,而是儿时的玫瑰酱。

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我忙着和同学排练毕业典礼的节目;家里的狗子下了一窝小崽崽,热闹得很。外婆在学校参加教职工“七一”合唱比赛,精神矍铄,空闲时帮我预习初中的英语课程。后来,他们都说那是回光返照,是日落前短暂的光亮。

那日清晨,我们在阳台上看小狗,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的名字,我们探出头一看,楼下站着外婆家隔壁的老师,一瞬间,我们就慌了。要知道外婆和外公是最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除非万不得已。那天妈妈伏在我肩头啜泣:“妈妈没有妈妈了。”

前几年回去,带着先生和儿子专门绕到旧居去看了看,花坛里杂草丛生,几棵高大的柏树,已上百年,破裂泛白的树皮宛如一位老者,看淡悲欢离合与生死离别。我呆立在那里,想象着开花时的样子,耳边仿佛是表哥转着钥匙链的“刷刷”

声。屋里探出一个年轻的脑袋,问:“你们找谁?”竟恍惚了,一时语塞,挤出一句:“我们曾经住在这里。”

时光真是神奇,记忆中的画面总与现实重合,像一幅精美的叠画。儿子在亭前画画,在树下斗蛐蛐儿、玩泥巴,真想向哆啦A梦借一台时光穿梭机,去找回从前的那个小女孩,他们可以一起玩,一起长大。

稚子的琴声从琴房里传出,我在客厅小坐,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年少的外公和外婆在开满芙蓉花的小院里,弹琴写作。我醒来时,身上有薄被,颈下有软枕。“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盼望着一场春雨,让春泥发酵,就算我为你们拥上的一捧新泥。

